

# 夜光杯

## 我轻如鸿毛

邓伟志

这半年来,我不断接到电话,祝贺我获上海“学术贡献奖”。有文章称我为“思想界的男子汉”。我每次都对朋友们说“我轻如鸿毛”。我是这样说的,也真是这样想的。

今年5月社联给我评了个“学术贡献奖”。这个大奖,弥足珍贵。因为这是社联对我的勉励,是同行对我的鞭策。疾病缠身的老骆驼最需要鞭策,有了鞭策步伐才会加快。有了这次同行的鞭策,我决心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参与思想碰撞,为社会科学奋斗到停止呼吸之前的一分钟。

说我读书多,我是爱读书,到上图、北图、浙图借过书。为了读上图不许出馆的孤本善本书,我住在上图狭小的房子里夜以继日地读书。但是,换个角度思考:我们国家每年出版20万种新书。我充其量能读万分之一。精读的恐怕连万分之一也不到。上图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藏书,我读过几本?讲老实话,我读的不过是“书”海之一粟。

说我写得多,出版了25卷似乎不少,可是文章良莠不齐,与当今正在贯彻的“高质量发展”还有很大距离。与我的同行相比,大有云龙井蛙之别。用不久前被顶尖科学家新发明的词汇来说,在同行里还有很多人是“遗珠”,是尚未发现的学术珍珠。我承认:我远远不如他们。

说我调查的工厂多,去了120多家工厂是不少。我抚过60万瓩发电机的转子,摸过炼金车间一筐又一筐的黄金,拥抱着导弹壳,见过与居里夫人炼出的镭一模一样的闪闪发光的镭。我从上钢三厂二转炉两千摄氏度高温的炼钢炉中取过几百次钢水。在纺织厂我跟着挡车工在纺织机前天天来回走70里,劳累中有快乐。更可贵的是我接受过小扁担杨怀远、灯神蔡祖泉、抓斗大王包起帆、鞍钢英雄孟泰等很多劳模面对面的教育。还听过上个世纪20年代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领导孙长胜的讲话。可惜的是,我学得不够,不及他们高贵品质的一角。

老了要服老,必须承认年老不等于成熟,必须承认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代更比一代强”是铁的规律。我是仅有一孔之见的怪老头,我是病骆驼。在获奖后,更不要忘记东汉李固发出的警告“皎皎者易污”。我生当为鸿毛,死亦为鸿毛。



水仙,名称十分雅致。它著名的别称为凌波仙子,令人有超尘脱俗之感。从阅读书报中得知它有更多的别称:金盏银台、洛神香妃、玉玲珑、俏兰、雪中花……都十分富有诗情画意,不及一一备载。在我掌握的知识范围内,没有比它有更多别称、名称更优雅的花卉了。

## 水仙花

周丹枫

水仙花的香味不若桂花馥郁,吐露的是缕缕清香,淡淡、芬芳、清幽。我坐在窗台前品茗看书,有时闭目养神,这清香一缕缕、一丝丝地飘来,沁人心脾。水仙盛产于闽浙一带肥沃的砂土中,能存活多年。盆栽的水仙只能持续一个冬季。每当花谢叶衰不得不舍弃时,我总有一种依依不舍惜别之情。所以在水仙盛开的时候,我会联想起陆游《梅》中的两句诗:“烂漫却愁零落尽,汀汀且莫十分开。”陆放翁的诗句引起了我的共鸣,因为此时我也有着既希望看到水仙花开、又忧虑盛开后即凋谢从而不得不舍弃的复杂心情。



钱塘春行 (油画) 王煜宏

比别人多做5个小时的工作,这就是他所谓“干两番事业”:一番是赖以生存的翻译工作,另一番就是他自己喜欢的写作。他的基本事业干得非常出色,受到各方面的好评,他曾担任过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冶金企业时的口译。他的翻译作品更是多达十几本。第二番事业写作同样成绩斐然,在“夜光杯”上写了近40年的知识散文。到今年他迎来八十年诞辰之际,已达一千篇之多。“千千文”——一千篇千字文,就是这样捏成的。

注入情感是钰鹏知识散文的最重要的特点。在《甜爱路——浪漫之路》的篇首,他写道:“通常,自己家附近的风物、人情、故事,哪怕发生在几十年以前,都会记忆犹新。”他写儿时经常走过的甜爱路,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一个爱心邮局,“只是通过这个邮局寄出的信,都会被盖上一个爱心邮戳,圆形的邮戳中间是一个长着翅膀的邮筒图案,圆周上有‘万年真爱盛典’和‘上海虹口’字样。”他充满感情地说:“可以想象,加上爱的甜言蜜语,收件人会收获多少浪漫、爱意和值得纪念的回忆及收藏啊。”钰鹏通常每天平均要

偏要整得挺明显,跟带球上篮似的,裁判再业余,也看得出来,嘟噜一吹哨,罚了个点球。

我是守门员,只好代人受过,干挺着挨打。幸而罚球者不大自信,怯生生的,将球朝大门正中踢来。球速也不快,足够我反应了,反应不过来也没事,反正那球是奔人来的,想躲都躲不掉。于是,我下意识地伸

## 我也当过守门员

刘齐

出臂膀,胡乱将球挡出大门。身后,我方板凳队员和看热闹的群众齐声喝彩,一般遇到高人才这么喝彩。

然而不到十分钟,险情又来了。我方后卫没球时挺镇定,一得球就发蒙,不知用大脚开向两边解围,反而将球傻乎乎地传到中间,刚好落在对方前锋脚下。开始,那前锋特不理解,以为其中有诈,想了一会才明白,一明白就如获至宝,飞速运球而来。慌得我几个后卫手足无措。

双方一番混战之后,皮球渐渐逼近大门。我学国家队门将模样,奔门出击,上前封角度。这时后卫又把球得到,见状捅了一脚,像是回传给我,可是皮球慢腾腾的,居然再次被

活,才能对生活中的知识感兴趣。”

钰鹏从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,在杭州的故居,有两个天井。每至春夏,他会将吃水果剩下的核或种子埋进前天井的泥土里;在后天井的一棵大柏树下,放置着不少从家里寻出来的瓦盆,种的是凤仙花、鸡

冠花、葱、菜秧——所谓的平民花卉和秧苗。他心里老惦记着这些植物,每天必去观察和关注它们的成长。翻检《知苑新语》(续编)的篇目,还可以看到他当年的情结:《让植物听从安排》《树木的呼救声》《植物的智商》《绕篱攀架牵牛花》……从童年到老年,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说到时效鲜明,我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:2008年1月底,中国南方遭受接连数天的强降雨雪,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措手不及的困难。“夜光杯”要组织写文章,帮助大家抗击雪灾,我马上想到了钰鹏,打电话请他尽快写一篇关于国外对付雪灾、采取除雪措施的文章。钰鹏一口答应。偏偏这天下班后他单位有活动,等活动结束冒雪回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半了。他立即启动电脑,一个劲儿喝咖啡提神,完稿已是凌晨两点了。次日,这篇文章就和读者见面了。

时效鲜明还体现在时令性强,就拿这两本续编来看:《千朵浓芳,占断春光》《苏河湾的夏天》《落叶牵愁秋风劲》《入冬说羽绒》……四季转换皆人文。钰鹏的创作态度严谨而细腻,特别注重细节。以《表情和皱纹纹》为例,细节之一:“在光线不变的情况下,一个人的瞳孔变大,说明他看见了赏心悦目的东西。”进而谈到情绪可以影响人的表情,而脸部表情也会反过来影



世界杯期间,跟一帮球迷吹牛,有人特能吹,但从小到大没摸过一次球,我们这次不吹看球经历,吹踢球经历。规矩一定,大家都拣大的扔,有骆驼不说牛,纷纷夸赞自己的光辉历程,说到兴头上,恨不得人人都是过十关斩百将的盖世英雄,说得我热血偾张,跃跃欲试,但不知搭错了哪根筋,却想起自己败走麦城的悲惨往事。

话说多年前第一次世界杯期间,我应邀到沈阳市体校,跟省科协赛足球。我方除一名编辑和我之外,其余皆为辽宁图片社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。他们不知江湖险恶,竟敢代表文联参加省直机关大赛,结果遭人痛击,输了个七比零。没辙了,只好灰头土脸地回来搬救兵,谁谁搬谁,多多益善。看上去,他们未必指望我有多大道行,只要能上场顶一阵就成。但我仍很高兴,有龙头老大被请出山的满足感,遂把破茶缸往桌上一墩,绷脸说:干啥呀,下手这么狠,欺负咱没人哪?

开战前,新组合的文联队又伸腿又扩胸,整得挺像那么回事。对手不摸底,直往这边窥探,我方一小伙子就得意了:看什么看?害怕了吧?没事,弃权还来得及。然而,图片社这帮家伙的水平实在太差,开赛没五分钟,就在禁区手球了。手球不要紧,动作小点儿,裁判一犹豫,也就混过去了。偏不

“知苑随笔”(后改名“知苑新语”)个人专栏,这一写就是近40年。

继《知苑新语》(上下)两卷在2018年出版后,陈钰鹏仍未停歇,继续为传播知识而辛勤耕耘,不久前又结出硕果,编成续集两卷,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钦佩。

## 陈钰鹏和他的知识散文

严建平

与钰鹏相交近四十年,他的每一篇知识散文我几乎都读过,我想用十来个字来概括这些文章的特点:热爱生活、时效鲜明、细节生动、饱含情感。时有读者问陈钰鹏,你怎么会喜欢写知识散文的?他回答说:“因为我热爱生活,而热爱生活,首先是因为热爱生活。生活中到处是知识,只有热爱生活

本文要讲的眷恋童年的人叫凯绥·珂勒惠支,德国版画家、雕塑家。在中国,大凡提起她的名字,人们多半会油然想起鲁迅——因为鲁迅对这位德国艺术家的作品特别喜爱。鲁迅曾在1931年4月,通过与他友好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,买到一套珂勒惠支所作且有其签名的《农民战争》组画,并将这件事记入日记。在这年八月举办的木刻讲习会上,鲁迅还带上这组原作供学员们观摩。后来鲁迅又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下,出版了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。珂勒惠支的作品通过不同视角,揭示贫苦民众的生活和斗争,暴露统治者的罪行,并强烈控诉和鞭挞。这些都着影响了现代中国一批喜爱木刻的青年们的艺术观及思想。

一般而言,艺术作品多是形式凸显技巧,内容彰显思想。作品价值高下,也体现着作者即艺术家的水准。而这些人中大凡取得成就的,多与其童年的生活经历及留下的印迹有关。比如珂勒惠支童年时曾住在柯尼希堡魏登丹大街九号,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,那里有庭院,有花园,有河岸……她每天和哥哥妹妹们在这里尽情玩耍,甚至做出许多惊险的活动。有时候母亲也会参与进来,和他们一起做游戏;父亲则会亲手绘制建筑图样,然后请人按图样给孩子们做积木。珂勒惠支说:“那些结实的大木块,我们可以用它搭出好些东西来。”那里还有一处矮平房,里面住着一个做石膏像的手艺人,她经常站在那儿看他做塑像。这应该也是她最早无意中接触到的民间手艺人及塑像艺术。后来她说:“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怀着眷恋的心情回忆这一切的。”“这一切”中还包含着孩子们喜欢在纸条上涂抹乱画,但事后父亲总会把这些“涂画得一塌糊涂的纸条收拾了起来”。这让孩子们深受鼓舞。而珂勒惠支眷恋童年最重要的一点,诚如她所说:“在这些有发展的青春岁月里,天赋汲取从各方面涌来的养料。几乎每一个人在青春时期都是有才能的,因为在这时最容易接受新事物。父母采用的方法是给予我们自行发展的机会,而不是拎着我们的耳朵,指定做这或做那。”后来在她自己也为人母后,她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:“孩子们的自立,本来就是父母的期望。”父母应该信任孩子,“相信他会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聪明才智来独立决定一切”。其中就有她父母的教育留下的影响。令珂勒惠支印象深刻的,还有父亲的书橱永远对他们几个孩子敞开,而且从不查问他们拿了什么书。在珂勒惠支眼里,那书橱里“全是好书”。她从中读过的就有大开本精装的《席勒全集》,里面历史画家的铜版画插图令她着迷;有歌德的作品,并因此在她心里扎了根,终生受其影响。

凯绥说她还想感谢父母的是,他们允许她和妹妹莉泽每天下午去大街上溜达游逛几小时。两姐妹由是走遍整个城市,有时还溜出城,坐在普雷格尔河岸上,在吊桥升起时,看桥下汽轮和驳船怎样开过;或者溜到港口,观看轮船装卸和那些打包的码头工人。珂勒惠支回忆道:“这种看来似乎毫无目的的溜达或游逛,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肯定是有所帮助的。要是说,我后来整整一段时期的作品只是取材于工人世界的话,就是因为我经常游逛那些狭窄的、工人众多的商业城镇。工人的形象,特别是在后来,强烈地吸引着我”。

现在我们或可了解珂勒惠支为何会那么眷恋童年,她的作品又为何那么有影响,以及鲁迅何以那么喜欢她的版画。1936年8月23日,鲁迅临终前一个多月,还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内山完造等几个日本友人时,特地搬出许多珂勒惠支的原版版画,向他们作讲解。当时在场的河野樱后来回忆,鲁迅先生讲解起珂勒惠支的画时,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和累。

## 眷恋童年

陆其国

1982年,《新民晚报》复刊了,当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:“夜光杯”作为综合性的副刊,其区别于文艺副刊的一个标志,就是非常强调传播知识。而其时,像叶永烈这样知名的科普作家已经转型,改写报告文学了。一时作者难觅。就在这个时候,陈钰鹏出现了。一开始,陈钰鹏是利用自己上海外国语学院老大学生的优势,给《艺术世界》杂志写介绍外国文艺的稿子,被杂志主编吴承惠(秦绿枝)先生一眼看中,并请他到家中深谈。1981年,吴先生调回报社参加复刊筹备工作,复刊后负责编“夜光杯”副刊,陈钰鹏因此被延揽为“夜光杯”的作者。尔后,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报纸的需要,以写知识散文为主了,开辟了